



这里的诊室不太像传统意义上医院的诊室，而是黄色、绿色不同家具填充的小空间。大厅和一般的医疗机构和心理咨询门诊也不同，进门左手边是一个名叫秘镜岛的艺术装置，上面写着“症状是来自天使的守护”。

这一装置试图在转变家长的误区，告诉他们，如果孩子腹痛腹泻、自伤自残、沉迷手机，可能不是在和你作对，而是情绪出了问题。三楼走廊一块画布上写着一行字：“成长，是允许自己脆弱，只有你能创造自己，只有你能决定今后的人生。”在这里，文字和治疗师一样，随时能伸手拉孩子一把。

据了解，近几年国内有一些城市，由专业心理医生或者专业精神科医生创建的青少年心理干预机构正在增加。传统公办医院的精神科或者心理门诊，受限于收费方面的规定，再加上医生工作过于繁忙，很难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的治疗。当这些医生加入非公医疗机构或者创建心理咨询机构后，个体化的心理干预得以实现。

休学机构优劣难以判断

相较于观心童创，“渡过”这家机构像一个共情力很强的陪伴者。它的创始人是一位抑郁症患者——财新传媒副总编辑张进。2012年，张进先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后改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在体会痛苦并意识到相关科普内容的匮乏后，张进试图帮助更多青少年，也带动更多人走进青少年心理行业。

2015年，张进创办了“渡过”公众号，2017年，“渡过”第一个读者群应运而生。作为“渡过”第一批陪伴者，邹峰在微信群里热心地解答大家的问题，他不仅扮演陪伴者的角色，也综合自己的陪伴经历给孩子们开讲座，组织他们进行乐队表演。

在一对一聊天的时候，邹峰也会借助非语言的工具帮孩子更容易地表达，比如情绪卡牌。有一次，他陪伴的孩子因为病情无法上学陷入自责焦虑，但谈话时他拒



“观心童创”内的小花园。



绝提及，邹峰拿了一些图画卡牌给他，请他随意选一张，两人互相描述看到的内容，“我尝试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帮助他表达出了当下的感受，聊完后，他开始哭泣”。

杭州绿汀小屋主打“陪伴模式”的环境疗愈，创始人盛梦露曾在“渡过”做过兼职，自己也是抑郁症患者。在社交平台上，曾有人质疑绿汀小屋的模式“不靠谱”。盛梦露展示了几组数据：据她观察，在绿汀小屋接受过干预的青少年中，超过七成在情绪和社交上有明显的改善，他们有的回归校园，有的出国升学，还有的正在旅行、创业等，“至少有40%的人离开后进入了下一阶段的发展”。

尽管需求量很大，但对“休学中心”的质疑声从未间断过。社会和家长的认可度是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王海芳曾接到过家长的投诉：“我的孩子到这里治疗，仅仅只是烘焙做饭、玩卡牌甚至一个人待着吗？”王海芳很理解家长焦急的心情，这种时候，日间中心会邀请家长和孩子的责任医生、责任治疗师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帮助家长进一步理清孩子的情况，并对治疗方案、治疗预期进行沟通。通常来讲，心理治疗的疗效，依赖于医生的经验和判断，比较难以量化。在日间中心，心理测评量表是较为客观的一个标准。“但有些孩子不想离开机构，他会故意把测评结果做得很差。”王海芳说，日间中心已经有很多成功案例，就是对疗效的肯定。

“渡过”对外合作负责人张霆对此也有同感。他介绍，